

鐵軍

楊衢雲略史

(一)

臺灣客

簡又



廿九，十一，廿五，是「廣東文物」，可是，許多讀者都寫信給編者，說這部專集無從買到，實際上這部書早已絕版，要到圖書館里找也是一種麻煩的事，因此叫筆者設法把關於楊衢雲這一點文獻從「廣東文物」鈔出，在這里發表。筆者本來已經把那些材料寫過，無鈔出必要，但因為那是尤列先生所作的小冊子原文，鈔下來發表，等讀者們能夠看到，也是一件表彰革命先烈的好事。下面就是簡又文先生收進「國民革命文獻叢錄」的「楊衢雲歷史的原文」：

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有中國文字之墓，雖然其中，過而吊者，無不黯然曰：「嗚呼！此中華先烈楊公衢雲先生之墓！徘徊者久之。夫侯玉雖美，葬荆山則孰知其葬？丹椒信芳，迷野鼓則誰聞其香？是以仇身飛鏃，自壓前賢之事，而垂文青簡，不免後人之責。茲搜羅故實，舉其要者以述其墓史焉。公姓楊氏，諱永春，字合吉，號衢雲，福建澄海縣人，世居英字社，祖考諱福康，號錦九，清廩生，由軍功叙叙，授廣東肇慶府經歷，署理新興縣知縣，並加五品銜，及廣一

窮貽逸史，有所覺悟，棄官出洋，居檳榔嶼。致諱清河。號伯澄，即誕牛於檳榔嶼，習法盧文宇。年十六歲，回本籍，補習漢文者五年。自閩來香港，先任充巡理廳督辦政司通事，嗣又先後執教於各書院以畢其生。公從父廣，至年十四歲，投儒也昭嚴學習辭賦。(未完)

楊衢雲略史

(二)

香港



未幾，失實，斷右手中二指。於

齒長，遂即舉為社長，社員中有羅君文士者，與順德尤列君書，嘗介紹之於文社，屢平談學，因

為與諸君遊。維其時，此尤列者，實與其至友香山孫君逸仙，密謀民族革命，經已數年，至是

漸行其游說之時代也。公氣宇昂，惟誠接物，一見知為長者，每談論國家大計，則變形於色，有醞釀於中，而又不能自達其意之概，知其所感者深矣。亡清光緒壬辰秋，羅君設筵於上環，而康濬樵，文社同人畢至。尤君

公精技擊之術，偶遊太平山，有勞勳者百數十人，互相稱門。公上前勸解，不聽，其一邊欲擊公以洩其憤，公適衣長衣，不暇捨，張空拳以應之，手足稍動，而衆皆披靡，一時嘆為神奇。自

羅馬堂英文教員辭職，就招商局書記長，又轉就沙宣洋行副經理，時年三十有四矣。先是，港中

壓友如何汝明，溫德，及謝瑞泰，劉燕賓，溫宗堯，周昭岳，胡幹之諸君，公與之交最稔，而公則與謝劉諸君同組輔仁文社，以

為交換智識研究學術之所，以行其愛國之要素，社員十六人，公

亦得之矣。公於是豁然曰：「我

種族問題在耶？棄官者，不為清奴也。公於是豁然曰：「我

亦得之矣。公於是豁然曰：「我

未完

僑醫

楊衢雲略史

(三)

聚洋客



時忽諸客紛至，半於旅近，不可復語，酒闌人散，公叩尤君

七良及尤君列也。孫君提議：「本會名曰『中會』。衆贊成之，即日成立，以圖除穢腐恢復華夏爲宗旨。公居港，弗克來港。次日，尤君適往港，爲公積之。豈甲午，孫君以爲既有斯會，非他埠多立支會以於照應不可，乃漫遊津滬暨大江南北，以月無所，於是直往檀香山乃兄壽平君遇所。時方中日戰爭，國人漸有國家思想，而居留外國之華僑，時受壓迫，以是知國威不振，實基於組國之政綱廢諸異族之手者，其人獨多。是以孫君試其一度之演說，而檀島同僑，如鄧君蔭甫，夏君相子，李君居仁，丘君潤，陳君楠，是君安邦等數十人，一時連依宗旨，組織與中會，且圖謀先後歸國，以從事革命工作。乙未正月初旬，孫君自滬抵港，與公晤，復上廣州，與尤君晤，尤寄住於海關外寓寄問別墅，即留孫君同處，經旬數日，

九十二

寓所，應之曰：「歌賦街楊耀記楊君鶴齡也，與孫君同居。」公隨尤君同歸，與孫君於見，歡甚。由是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等且不倦。公主張先開會於廣州焉，孫君聽之。翌年，孫君設東西藥局於廣州洗基，外觀則以醫學問世。乃尤君亦駐局中，日於與計革命進行之事。多初，開會設於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蓋尤君嘗爲駐此局內之廣東興圖局之測繪生，與局員習熟，是以得借用之。到會者，孫君逸仙，程君耀辰，尤君，兄弟三人，陸君皓東，魏君友琴，

人，陸君皓東，魏君友琴，

即留孫君同處，經旬數日，

儒賢 楊衢雲略史 (四) 繫洋客



最興，關
自何氏對
孫君以西
語呼早最
相距稍
遠，孫君

不聞，未及答，何氏以爲慢己，因孫及尤，並下逐客之令，孫君於是即日泝然下港矣。此亦事之足紀者也。孫君到港之次日，即與公等組織與中會於士丹頓街十三號屋，門外榜「乾亨」二字。開會，舉黃君永襄爲會長。輔仁文社社員之加入者有謝樹泰周昭岳二君。此爲中國革命事業由游說而至實行之起點，其時則亡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也。自是籌經費，羅人材，購器械，種種動作，公與孫君相任爲最多。廣州設機關二：一城內雙門底上街黃家祠內設崗別墅，一東門外城隍廟邊公館，其餘備辦及招

待之所，會兩南北，無類數十處。小輪船亦購有二艘。東西北江同志之人，往來如織，孫君與尤君長駐雲崗別墅，而諸事則孫君總指揮之。七月中旬，公自港至，亦駐其間，數日復下港，八月十二日，黃君辭會長職，衆舉公當之。蓋將有事於廣州，黃君謙讓不遑，衆以公才堪任之，非公莫屬。公亦不敢違衆而勉爲其辭也。此時佈置籌備，發難有日，而機之購自外洋者，仍源源而來，顧公駐港爲之轉運，數月來未之或失。預約九月初九日開始攻擊。先有退伍軍士二百名，散處於新安屬之深圳鹽田沙頭各地者，全數加入與中會。公令同志朱君貴全率之。集中於九龍，定以初八日下午，並軍械七箱，同附保安輪船赴省。公之意，使人械同船者，預計其初九日晨船到時，四城響應，則可以握全城之命脈而無難。



孰知 該輪自港 而輪後， 偶內他故 船中貨 物，須易 位置，以 多數他貨 箱七箱之上，到時斷 然不便工，所謂成事在天者非 耶？且初本日省中消息，兩廣總 督譚鍾麟，廣東巡撫馬不臨，已 微聞吾人將此舉動，密令卓勇統 領李家輝，全城戒備，孫君粉此 即令同人等且勿動，再待時機 因思二自港而來，不無可 慮，是以止辦二字通電於 公。迨至，得接「太遲」貨 已下船，「接」八字之覆電。斯 時省中人，頗可預知。於是初九 日晨，一西人者，在船頭同時就 捕。而「孫君」名曰孫文， 結匪，曰楊衡雲之語語告 示，遍貼於城廂內外及省河南北 而同志之踴躍避免者，皆亡命

於外矣。假使消息不早數時，必 不至此，蓋二百人未下船也，所 謂謀事在人者之有時無效，竟如 是也！是役就義者，朱。丘。陸 程四姓——朱君貴全副。丘君 新，陸君皓更斬，孫君聖光在營 務處受刑，擄六百死，孫君震長 禁大有倉後死。此三十年前，我 國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悲劇也 孫君既幸脫險而遠行，而公則 偵知李家輝派人來港，密行暗殺 公無懼色，乃家人及戚友，苦 勸離境，不得已奔赴南洋。未幾 游印度，又至南非洲，轉而倫 敦，復返印度，往非繼續，又轉 屏加波。所至皆專向華僑為我國 民革命之鼓吹。戊戌二月，若狹 丸東渡。過洋，不登陸。謝君權 察訪於舟中，止期日，所所權 公之友，為其一身一家而助力 所謂情至義盛者，厥為何汝明 溫得二君，而助其為國宜勞，從 事於報紙文字之間，及介紹之於 當世之通人達士者，謝君權 若，是以若斯之動也。九十二六

儒賢 楊衢雲略史 (六) 對洋客



至日本橫濱，與孫君會，提，悲喜交集，有無量之感。

慨，遂歸商辦法，為共趨一致計，研究方畧，晨夕相依，已亥十二月，公國會長於孫君，同志皆以為當然，贊成之。孫君就職，而公則昂然乘鑾食丸自返港，布置一切，又將有事於廣東矣。隔年，庚子二月，應孫君之請，復往橫濱。五月，又偕孫君同返香港，孫不登陸，折回上海，公登陸，乃與督李鴻章，特派狼井下港，密行其據公卜省之謀，詎井之居停，於與中會畧有同情，稍事疏通，使其計不得逞，六月，孫君又復至香港，并不登陸，與公定策而去。於是閏八月十二日，同志黃寶香，鄭士良，黃耀庭，諸君，高揭其革命旗於惠州之

，轟炸地雷於廣州之巡撫署，後先輝映。熱料價值二十餘萬員之軍用品，留滯台灣，忽期者數日而不得返。雖實鄭部嚴，一路出井龍墟，而預備直撲惠城，一路出平山墟，過佛祖坳，經淡水而抵汕尾，皆如入無人之境，而汕尾望船不至，不得已而結束，而公之心血亦耗盡矣。當時李鴻章已去，而與督者為巡撫滿人德麟兼任，自炸雷發現，極其震怒，恨公甚，而欲得公而甘心，是時李家焯尙為直勇統領。奉德麟命，仍用李鴻章之故智，派狼井陳林下港以謀刺公，有黃君羅廷之鄉人江君恭喜者，有志之士也，偵悉其謀，即詢往陳林寓所，戒之曰：「柏公為民族革命而與變舉，我輩同是漢人，有力者宜幫助之。今其失敗閉居，即不助之，并不應暗謀加害，假令汝事成就，須知港政府法律之下，斷不許汝自由殺人，汝幸速回廣州，領賞升官，不過幾時，彼德麟，李鴻章者，勢必借端殺汝以滅口，天下無益之事，孰有過於此者哉？」

僑賢 楊衢雲略史 (七) 謝洋客



陳林
不以雖然
時公設
校於結志
街五二號
二樓。教
授英文以

九、十二、八
獲妻子。公平日私密，雖不甚富，而亦少有，然已爲國用幣，又不欲以公衆資財贖家室，以杜侵吞之漸。且爲同人樹模範也。故有斯校。恭喜即日轉詣公校相告，促公急出洋，勿受其禍。公應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於度外矣。昔李鴻章不嘗有是舉耶？何能？」恭喜再三相勸公，公仍不動。爲喜曰：「然則恭喜即日行矣，恭不然，知其事者，恭喜外無多人，果有發作之日，有不連累者哉？雖然，恭喜爲士也，毋事之費無贖，惟公候之。」公曰：「欲

珍重以行。十一月二十日午後六時，即臨歷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十日，兇手陳林，突然入校，槍擊公於教習室，兇逃，公乘十字車，往國家醫院，翌晨，公逝。陳林者中外男女五百餘人。嗚呼！慘哉！公之不幸，奚至斯極哉！陳林返廣州弒命，陳林賞銀三萬兩，官之以千總，悉守南石頭炮台。流港政府偵騎四出，必破此案而後已。李家焯聞之，惶恐失色，潛遣人捕一盜賊私寄於陳林枕畔，出其不意，親往搜捕，謂爲通匪。即在炮台門外斬之。自肇事至此，先後不一月耳。彼陳林者，受刑之際亦一念汀恭喜之賢乎？真可謂枉作小人者矣。公逝之日，孫君與尤君同寓橫濱山下町前田橋第百二十一番館。午夜，得接港電，公之云亡，晚膳皆不能下咽。孫君用名手喪，則爲計會，發野中外，以表其哀。

楊衢雲略史 (八) 蕭洋密



又即席 提議慰之 事。同志 捐金。千 二百餘元。寄洪陳 君少白何 氏。民國三年卒。子佐治，畢業 於香港卑仁醫院。與母同年卒， 女三：長姓，適周氏；次麗霞， 適李氏；再才，適羅氏。尼，號 麗霞。公終於香港，其家亦 寓港，故於終之次日，葬於香港 跑馬地英國墳場之側。

贊曰：

嗚呼！公身其永別而？公靈 其不滅而？紀公者赤道之陽， 而北極之冰雪也。民國基礎，乃 公之骨。民國犧牲，乃公之血， 於是公身成仁以夫猶超世人之 悲，而而無數十陰而仍生，又安 有一日之愉悅。公何易而彼何難 ？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優而彼 何劣？豈不以公之遺志，必賴多 數人所復成，而多數人之事功， 又必藉公之點綴之哉？昔公墓 於古木蒼蒼，有行人，少甲先烈 自來之瞻咎，復有何言，吾又 不能禁後人之喟咽者也。

君汝明代接，交與公家收用。嗚 呼！哀哉！以公會為一會之元首， 犧牲於國，其為人應無恤， 以供其養贍，俾至成人，奈同志皆 非素豐，僅得此區區之數，其一 家五口，全賴編編，則其度日 之困難也，亦不可知矣。豈不哀 哉！豈不哀哉！公之本末如此， 今據事直書之，而不敢稍加掩飾 以炫其顯赫者，是知實錄也，亦 有不可告人之苦衷也。若夫其 辭筆，整其文氣，以淋漓痛快之 語寫其壯懷，則他日之 事矣。諸人君子，必能辨之。公 生於中曆辛酉十一月十八日未 時，終於中曆庚子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巳時，享年四十歲，淑麗清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 廿九、二十九 謹撰 (完)

僑賢 楊衢雲

(補) 聚洋客



關於楊衢雲，昨天接到簡又文先生給本報一信，詳細指出關於楊衢雲革命史料。已收入「廣東文物」專集裏的「國民革命文

獻錄」一文內，現在先把簡先生的來信登出。

薛儒日報編輯先生：

前在聚洋客所撰「僑賢軼事」楊衢雲篇

可見有何恩寧兄去函，提及本人幾年前于楊先烈事跡之採訪事。今日又接簡君函，平以此事爲問。謹公開答覆。十年前於港時我曾會到關心焉何星橋翁文獻採訪革命史料，所獲甚豐。除口述史乘外，時蒙何文贈以楊先烈墓碑照片及尤烈遺著「楊衢雲烈士」二協冊，均上乘史料，經一一編刊于中國文化小進會印行之「廣東文物」專集內。（墓圖及墳象在上冊卷二影片第四〇〇及四〇一兩號。紀事及墓史載中冊卷六拙著「國民革命文獻錄」之十二、十三、兩段）。凡對此問題有興味者請檢閱是幸，專此。即候

撰祺
廿九、十一、十五
簡又文拜啓十一、十